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四回 手足耽耽鼠牙雀角 耳目逐逐燕語鶯啼

話說喻氏自葛大死後，生活艱難，又有品連、生姑等三人，沒奈何改嫁了鎮上沈體仁。匆匆的過了幾年，品連已到了二十五歲。生姑也十八歲了，生的美貌非凡，倉前鎮上的人，都喚她做小白菜。品連因他父親叫做葛大，便喚葛小大。三姑人既醜陋不堪，相貌粗蠢，又是傻異異常，臃腫黑膚，都喚她塌枯菜，兄妹姑嫂三人，都有了外號。喻氏眼瞧著小大等，已是長大成人，心中很是歡喜，未免疼愛了些，被體仁前妻所生的三個兒子，看在眼中，心下十分不平。當下三人避著喻氏，在外面商議起來，想把品連等三人，不認做自己姊妹兄弟，這時沈大年紀最長，有了二十歲了。平日見喻氏照顧小大，比了自己盡心，早不甘服，便向沈二、沈三道：「二位兄弟，我想爹爹年紀，已經大了，到了風燭殘年的時候，萬一的有了不測，母親對於這帶來的兒子，自然是十分疼愛，到了那時，要把他趕將出去，不啻做自己弟兄，那就難了。有了母親作主，定不成功，豈不把我們家中，好好的家財，本來只要三份開拆，為今倒要四份分拆的了。我們不早些想妙法，叫爹爹把這葛家小子，同了小白菜、塌枯菜二人，一同趕將出去，不算我們沈家的人，將來就後悔不及了。二弟三弟，你們瞧瞧是怎樣？哥哥的言語，是對不對呢？」沈二、沈三聽了哥哥的言語，不禁都直跳起來道：「哥哥這話，真是不差的，你看如今母親，對待葛小大，怎樣的疼愛，不論什麼好吃好穿的東西，先的給他，才輪到了我們。倘是不早些把他們趕出，以後我們的虧可吃的不小呢！」沈三雖只有十五歲，為人最有機警，比較了兩個哥哥來的能幹，機詐百出，聽了哥哥的言語，細細的思量了一回，笑道：「這件事情，我看并非難事，只須依著我去幹，定能把葛小大趕走。」沈大、沈二聽了，不禁大喜道：「兄弟你倒有什麼妙法，快說出來，我們必定去幹。如今爹爹年紀已大，不能不快些把小大趕跑，不然，母親作主，還有什麼話說的呢？」沈三道：「對啦，我也正因著這個，才想出個妙法。爹爹平日，我瞧他的神色，對於母親固然是不差，對於小大等三人，究竟是油瓶兒子，不甚歡喜。只為著母親面上，方有這般的敷衍。有些事情，都是母親暗中對著小大，連爹爹都不知道的。如今我們弟兄三人，暗中監視著他們，瞧見有什麼事情，母親又在那裡暗中貼補小大了，我們立即去告知爹爹，爹爹對於錢財一項，素來很是重視，我們便投其所好，趁勢說母親將爹爹家財，暗暗運給小大，預備將來爹爹一死後，丟掉我們弟兄三人，去自立門戶，仍去姓葛，把我們窮餓而死，絕掉沈氏一脈香煙。好得小大，母親尚要把他承繼葛氏香煙，不姓沈姓。這般言語，很在情理之中，爹爹定然相信。只要爹爹一信，那事情便容易辦哩。我們再把葛姓的人，如何住在沈姓家中，用沈姓家產的話，一一慫恿爹爹，一面同小大來一個霸王硬上去，每天同他們尋事，不住的說他們把錢狂化濫用，把沈家家產，都要被他們用完了，將來我們弟兄三人，都的挨苦。說著連哭帶吵，鬧一個天翻地覆，越是人家知道，越有辦法。爹爹早聽了我們的言語，自然不再幫著母親、小大，這般的天天吵個不休歇，少不的把小大趕出門去。大哥、二哥，你們以為如何？」沈大、沈二聽畢，不覺連聲稱贊，忙一齊依允，依著沈三的言語辦理。弟兄三人商議已畢，便各人依著沈三的言語，去乘隙進言。沈體仁本來是個愛錢如命，無可無不可的人。又加著耳朵軟軟得異乎尋常，不論是誰，只要說同他省儉，總以為是個替自己著想，幫助自己的好人。何況又是三個親生兒子。所說的言語，自然很是入耳。平日又瞧著喻氏，帶來了小大、生姑、三姑，三人進門，只是飯米一項，已化掉不少。不過因自己答應在先，不好反悔。如今被三個兒子，都說的一派家中大于化費，若不及早設法，將來些微家產，化用完事之後，如何辦法？體仁一想，這話甚是有理，便把小大、生姑、三姑三人，視若眼中之釘，把小大呼來喝起，稍有不對之處，非打即罵，把小大等三人，虐待起來。喻氏瞧在眼內，心中自然很不快樂，便不時同體仁爭吵個不休，沈大等弟兄三人，見這計策，固然不差，即暗中查看喻氏同小大、生姑、三姑等的事情，可有暗中喻氏把東西貼補小大，便去告知體仁。事有湊巧。有一天，喻氏瞧見小大身上穿的衣服，已是破爛不堪，心中很是不忍，忙在自己衣服之中，找了一件重新縫過，給小大穿了。這事恰被沈二見了，忙去告知了體仁。體仁即向喻氏吵鬧。喻氏到了這般地步，心中十分悲苦，知道葛家，只有小大這一個根苗，決不能改姓沈的。體仁又口口聲聲說是別姓的孩子，不能用沈家的錢。倘不姓沈，即不應該住在家中。又加著沈大、沈二、沈三三人，仗著體仁護短，欺侮小大等三人。因此小大、生姑、三姑三人，在沈家非但不能得到體仁疼愛，連一日三餐都漸漸的不周全起來。

喻氏知道，常此以往，決不是個常久之計。好的小大以前在自己家中，學過豆腐生涯，不如托人把他荐將出去，到豆腐店內去學習一年半載，將來學成之後，也能自立門戶。一面把生姑、三姑，想一個住處，搬將出去。小大也可以居住，化用一層，自己總可以想法一些。小大能得賺錢之後，便不用擔心了。想定主意，即俟敬天到來探望喻氏，喻氏見了，忙把這件事情，向敬天說了，想命小大出去學習豆腐生意，可以自立門戶，免得在沈家被人欺侮受苦。敬天聽了，也很同意，便笑道：「這倒巧哩，餘杭城外觀音街羅姓豆腐店內，正須一個伙計，便把小大荐去，諒能成就，這倒不要緊的。生姑、三姑的住址，待小大學成賺錢之後，可以養活家中人了，再設法不遲，姊姊不必心焦。」喻氏聽敬天這般說法，心中甚喜，忙托敬天前去。敬天答應了自去。過了幾天，敬天又到沈家，向喻氏說明。羅家豆腐店的事情，已經說妥。喻氏大喜，即揀了一個好日子，把小大送去。生姑、三姑仍住在沈家。

又過了一年光景，小大已滿師賺錢。沈大等弟兄三人，越發的把小大妒忌起來，達到回家，總被三人打罵譏笑。喻氏瞧了，知道若不設法搬出，不是個了局。正欲再同敬天商議，卻又發生一事情。原來沈大、沈二、沈三三人只有沈大一人已娶了妻子，沈二、沈三連定聘都沒定過。沈二人還老實，沈三年記最小卻最是下流不堪。瞧著生姑生得這般美貌，人又伶俐能幹，不禁動起不端邪心，見了生姑，總是眉花眼笑，風言月語，同生姑談笑，想勾搭生姑，生姑見沈三生得光嘴削腮，骨瘦如柴，相貌比不了小大，還差上三分，那裡放在心上。只因了住在沈家，不敢直言喝責，只的隱忍下來。見沈三同自己說話，便一言不發，默默的立在一旁，有時竟一溜煙逃到喻氏面前。沈三見生姑這般神色，并不詰責自己無理，以為生姑是女孩子怕羞，因此不肯講話，同自己很有些眉目，越發想設法把生姑勾引上手。

有一天，喻氏到敬天家中去了。三姑是個傻子，終日在門外同了街上孩子游玩，房內只剩了生姑一人，覺得很是寂寞。方欲出房到院子裡散步一回，聽的外面叫道：「葛家妹妹，在房裡嗎？」只因生姑與小大尚未圓房。依舊是兄妹稱呼。生姑一聽，是沈三的聲音，又不能不答應，即低聲應道：「在房裡呢，有什麼事呀？」話還未畢，沈三一腳已跨進房來。生姑見沈三已是進來，又得起身讓坐，沈三把房內四圍一相，便走到床前。坐將下去，也不說話，兩只的溜溜的眼珠兒，不住的向著生姑上下亂轉。這天生姑穿一件青布大褂。下系湖色土布半舊撒腳褲，腳上一雙妃色軟幫繡蘋綠色的滿對花小鞋，端的是三寸不到，二寸有餘，平正尖瘦，宛如一支水紅菱兒。雖是滿身荊布，卻越顯出天然素面，貌美逾花。兩條似蹙非蹙煙籠春山眉，一雙宜喜宜嗔婉轉秋波眼，瓊鼻櫻口，真是天仙下凡，西子再生。把沈三瞧得不住的向著生姑憨笑，兩個烏溜溜的眼珠，瞪的有銅鈴大小，把生姑看得心頭亂跳，禁不住兩頰上飛起兩朵紅雲，直紅到耳邊，越發的紅白分明，嬌艷欲滴。知道今天沈三趁著婆婆不在這裡，進的房來，這般的端詳自己，定然不懷好意。只是又不能攆他出去，萬一得罪了，他到體仁面前搬動是非，又得多費口舌。即一言不發，低頭向著外面。沈三這時已是心猿意馬，那裡忍耐的住。好得喻氏不在家中，仗著父親疼愛自己，生姑等都要自己家中扶養，生姑不敢公然同自己鬧個僵局，盡可放膽亂行胡作。想定主意，立即自床上立起身來，走到生姑面前笑道：「姊姊，你這幾天因何不快樂呢？我來了你不言不語，難道嫌我來的不好了嗎？」生姑聽了，依然不理會他，回轉身去，默默的坐在床上。誰知沈三見生姑這般得薄怒輕嗔，面帶嬌羞，比了平時，還美麗三分，禁不住欲火中燒，顧不得什麼，猛的一躍，跳到床前，把生姑攔腰一抱，顫聲道：「姊姊，我的好姊姊，你弟弟把你想死了，快救一救吧。」說畢，一個圓彪彪的腦袋，直湊到生姑香腮之邊，嘖嘖兩聲。生姑早聞一股腥氣直沖過來，忙一面撐拒，一面忍不住心頭打惡。沈三那裡肯放，一個身軀望生姑身上，壓將下去，把生姑壓住，雙手在生姑身上，不住的亂摸亂扯，把生姑嚇得魂飛魄散。忙一面閃躲，用力摔掉沈三。一面正色嬌叱道：「快放俺起來，不然，俺叫喊起來，告知你

爹爹，瞧你如何得了？」沈三怕生姑真得叫喊起來，被人聽得，到來驚散好事，忙一手把生姑香口，掩一個沒，一手拼命的扯生姑衣褲，口中不住的央告道：「好姊姊，順從了你弟弟，好處多哩。做了我的媳婦兒，不強似一個豆腐店伙計的妻子嗎？好姊姊，你今天依了你弟弟這一件美事，明天弟弟有好處給你哩。若是這般倔強，明天我告知了爹爹，說你來調戲我，瞧你還活的成嗎？」

生姑嬌軀被沈三壓住，口又被沈三捺住，不能叫，只得的手足亂打亂踢，把螻頭拼命掙扎，欲把沈三摔去，無奈究竟是女子，氣力微小，那裡可以摔脫沈三。已錚的烏雲四散，衣服鬆褪，下面又被沈三扯動中衣，眼見得衣褲將被沈三扯落，把生姑急得雙淚亂落，心驚膽戰。正是十分危急的時候，聽得外面有人叫道：「生姑在裡面嗎？」卻是體仁的聲音，沈三聽的不敢再行用強，忙一鬆手，放起生姑。生姑這時早忍不住號啕痛哭。沈三恐體仁進來瞧見，忙自側門一溜煙的走了。生姑一壁痛哭，一壁整理衣服。體仁本因想命生姑到街上去買些熟食，出來叫喚生姑，聽的生姑在房中大哭起來，忙走房去一瞧，見生姑這般狼狽情形，房中卻又沒有別人，心中很是悶納。便問道：「生姑，誰欺侮你呢？怎地青天白日這般的號喪，也得取個吉利兒呢？快別哭了，同我上街去吧。」生姑知道體仁歡喜沈三，倘說將出來，定要護短，不信自己的言語，便抹乾了眼淚，接了體仁的錢，出門去購熟食，買了回來，悶悶的坐在房中。

不一刻，喻氏回來，生姑一見，早痛哭失聲，兩行熱淚，如斷線珍珠一般，向下直流，喻氏見生姑衣衫不整，烏雲鬆散，見了自己，這般的大哭，心中早猜到了幾分，忙細細一問生姑。生姑即把沈三欺侮自己，到房中調戲的事情，一一向喻氏說了一番。喻氏聽了不禁長嘆一聲，向生姑道：「你也不必悲傷，好的今天我到你舅舅家中商議要把你們三人搬到外面去居住，免得在這裡受人閑氣。你舅舅已同你們找定一家，是這倉前鎮上，第一家有勢人家，姓楊，家中主人喚做楊乃武，為人極易和穆，又生的很是端正，相貌也好，見他的人沒一個不稱贊他一表堂堂的好相貌的。家中人也不多，只有一個母親，一個出嫁已寡、常住在兄弟家中的姊姊，同了一個妻子，并是四人，卻用著兩個家人，幾個婢僕，十分勢派。只因家中房屋太多，怕照顧不到，才欲招一家清白人家進去居住，稍稍取一些租費，你舅舅同乃武有些認識，聽得之後，忙把你們說了，乃武聽得，便問起你外號可是喚做小白菜來。當下倒也愿意。所以你舅舅便定了下去，說定每月一吊的房租。你們家中，嫌覺寂寞，小大每天可以回來，豈不是比著在這裡，被人家欺侮的好。」生姑聽了，不住的點頭道好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